

自然中的精神家园：从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看北宋文人的自然审美观

Spiritual Home in Nature: A Study of Northern Song Literati's View of Natural Aesthetics from Huang Tingjian's "Yizhou Yiyou Family Chronicle"

魏攀，广州理工学院

摘要

崇宁年间，黄庭坚被贬宜州，在岭南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并以《宜州乙酉家乘》记录宜州时期的生活。通过《宜州乙酉家乘》和同期创作的诗文、信札，可以发现其在宜州进行了种种山水游观活动。这一时期他的自然审美实践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儒家式的比德色彩，另一方面则以观化为自然审美的目标，试图从自然欣赏探寻宇宙之道，反映出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性转化。总体来看，黄庭坚自然审美心态来自于其浓厚的乡愁与萧散简远的士人品格，体现出宋代流寓文人所共有的自然审美倾向。

Abstract

During the Chongning era, Huang Tingjian was exiled to Yizhou, where he spent the final years of his life in Lingnan and documented his daily life in Yizhou through Yizhou Yiyou Jiacheng. Through Yizhou Yiyou Jiacheng and the poems, essays, and letters he compos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he engag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of landscape appreciation and travel in Yizhou. During this time, his natural aesthetic practices exhibited a distinct politicized and moralized inclination, reflecting a Confucian-style analogy to virtue. On the other hand, his approach to natural aesthetics aimed at contemplating transformation, seeking to explore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smos through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which reflects a poetic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zi's philosophical ideas. Overall, Huang Tingjian's mindset towards natural aesthetics stemmed from his profound nostalgia and the refined, simple, and free-spirited character of a literati, showcasing the common tendencies in natural aesthetics among exiled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关键词：黄庭坚；宜州；自然审美；流寓

Keywords: Huang Tingjian; Yizhou; natural aesthetics; exile

一、前言

崇宁二年（1103年）十一月，黄庭坚因“幸灾谤国”被除去官衔，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市）。次年五月十八日，黄庭坚到达宜州。在宜州多次迁居后，崇宁四年（1105）五月初七，黄庭坚至南楼居住，九月在南楼离世，享年61岁。他在宜州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历程，留下了《和范信中寓居崇宁遇雨二首》《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寄黄龙清老三首》等诗歌，《蓦山溪·至宜州作寄赠陈湘》《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虞美人·宜州见梅作》《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等词作。崇宁四年正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九日间，黄庭坚写下了《宜州乙酉家乘》（以下简称《家乘》），记录暮年每日的点滴生活。《家乘》停笔后不久，黄庭坚即去世。楼钥在《跋黄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中说：“《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去才月余耳。”这部著作成为了解黄庭坚生命最后阶段行迹的重要文献。

《家乘》内容有限，笔墨简约，其中也谈到了黄庭坚在宜州时期的山水游观活动。该著作仅作琐事记录所用，对游览的描写并非其主要目的。但通过《家乘》的记录，结合他在宜州期间的作品，可以了解黄庭坚在贬谪境遇中与自然相融、于困厄里坚守精神品格的生命态度，进而认识北宋文人的自然审美观念。

二、黄庭坚在宜州的自然审美实践

薛富兴认为“两宋是中华自然审美的精致化阶段”，考虑到宋代文人群体在规模和影响上的扩大，再加上山水田园欣赏在宋代的广泛流行，宋代实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一大高峰。黄庭坚向来有山水悠游之心，其山谷道人、山谷老人之号即来自自然欣赏：“游潜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尽管被贬宜州，黄庭坚仍习惯性地进行山水观览，山水溶洞、草木云烟成为其精神栖居的重要场域，这在《家乘》中即有所体现。

黄庭坚到宜州后，首先对其生活造成重要影响的就是岭南特有的气候。《家乘》对每日天气情况的记录有时显得颇有诗意。如崇宁四年正月六日，“四山起云而朝见日”，十四日“朝雨霏霏”，四年闰二月初六日，“数日皆夜雨昼晴，是夕星月粲然”。但宜州位置偏远，当范寥从建州去宜州追随黄庭坚时，“泝大江，历溢浦，舍舟于洞庭，取道荆湘，以赴八桂”，经历了非常艰辛的行程。及至见到黄庭坚时，“忘其道途之劳，亦不知瘴疠之可畏耳”（《宜州乙酉家乘序》）。《家乘》并未提及岭南地区令唐宋士人忧惧的瘴气，却记录了宜州地区的物候特征与气候变化。崇宁四年二月七日，黄庭坚记录说“似都下四月气候也”，可见此时岭南已经回暖。闰二月二十五日“天气似京师五月”，三月十一日“暑气欲不可堪”，都能看出他并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黄庭坚对岭南物产颇感好奇。按《家乘》，黄庭坚在宜州期间见到木瓜、蕉子、芭蕉等诸多岭南特有物产。崇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得宾州王元道书，送丙椰子及来阳火箸”。又《以椰子小冠送子予》曰：“浆成乳酒醺人醉，肉截鹅肪上客盘。有核如匏可雕琢，道装宜作玉人冠”，这首诗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色彩，很可能作于被贬宜州时期。此外，他还在其他诗文中记录了岭南特产的相关内容。如《游龙水城南帖》说：“洞南有乔木，似栟榈。熟视，叶间有实穟生，似橄榄，问从者，盖木威也。……风俗取豚脍合之为糲，盘中珍膳也。”其叶也有妙用，“广东西人用作雨衣，柔韧密致，胜青莎也”。《寄黄龙清老·其二》说：“风前橄榄星宿落，日下桄榔羽扇开”，橄榄、桄榔均为岭南所产。

黄庭坚在宜州的出行游玩原本较为频繁。以崇宁四年正月为例，二日“步出小南门，西过龙水县”，三日“独步至安化门”，九日“从元明步至管时当莫疏亭”，十日“从元明步自小南门……历西门、北门、东门、正南门，复由旧路而还”，十一日“从元明步出小南门，西入慈恩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东，入植福寺，略龙水乡而归”，十三日“从元明步出小南门”，十四日“夜从元明步出东门”，直至崇宁寺，十六日“夜从元明步至崇宁寺”，十七日“从元明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二十日“借马从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岭”，二十一日“夜从元明过王紫堂”，二十八日“从元明游北山”。可能日间较为繁忙，不少出行活动在夜间进行，但也可以看出黄庭坚对宜州颇有兴趣，四处游玩，兴致盎然。

黄庭坚作《家乘》时，到宜州已半年有余，对宜州周边景观比较熟悉。宜州位于广西西北部，这里

是桂中盆地与桂北山地交接地带，具有山峰高耸、峡谷幽深、溶洞密布的喀斯特地貌。黄庭坚赴宜州途中经过桂林，作《到桂州》以描述桂林风景：“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这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表现。崇宁四年正月十日，黄庭坚在宜州见到“绕城观四面皆山，而无林木”，正月二十日游南山，“入集真洞，蛇行一里余，秉烛上下，处处钟乳蟠结，皆成物象。时有润壑，行步差危耳”，这种特殊地貌与其长期生活的中原、江南地区等有所不同，不过也生成了一些颇有意趣的景观。正月二十八日，黄庭坚游玩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结成物状。又有泉水清彻”，感慨“胜南山也”。五月十八日，黄庭坚“步至石泉，泉甚清壮甘寒，但不渫不懿耳。”此外按《游龙水城南帖》，崇宁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庭坚受邵彦明邀请游览宜州南山龙隐洞（《家乘》中缺该日记录）。路途见到“谿壑相注，沟塍为一，草木茂密，稻花发香”，龙隐洞中“石壁皆霑湿，道崖险路绝”。出洞后，友人弹琴、下棋、饮酒其乐融融。

天下名山僧占多，寺观常常修建在巍山胜水之间，自有野趣，本就被视为园林景观。“宋代以寺观为主体的名山风景区数量之多，远迈前代”，宜州虽是岭南小郡，寺观数量却不少，它们充当着宜州民众的公共活动空间，黄庭坚也常常与友人至周边寺观，并与僧道交好。崇宁四年正月十一日，黄庭坚到慈恩寺、香社寺、植福寺等地游玩，十四日，又至上高寺、天庆观、崇宁寺。崇宁寺全名崇宁万寿寺，是宋徽宗赵佶于崇宁元年（1102）下诏令各州府建立，是黄庭坚常去的寺院。除偶尔在崇宁寺宴饮以外，他还在崇宁四年二月九日，“步到崇宁采荠作羹”，六月十八日、六月三十日、七月初六日、七月十一日、七月十七日等日子多次赴崇宁寺沐浴。在这些寺观游玩的过程，实则也是接触山水自然的过程。

黄庭坚在宜州时期的山水游观活动有以下特点：第一，因羁管宜州，黄庭坚活动范围有限。《家乘》所涉及的两百多日里，黄庭坚只能在宜州及其周边活动，游览地点主要在附近的南山、北山、沙子岭、崇宁寺、慈恩寺、上高寺、天庆观等。第二，除了少数几次特意至南山等地以外，黄庭坚及诸友人一般是在食罢后随意出游。如四年春正月二日食罢“步出小南门”，三日食罢“独步至安化门”，十日食罢“步自小南门”，可见黄庭坚等人有日常饭后散步的习惯。第三，山水游观在宋代士人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在游观的同时也在构建关系网络、进行人际互动。黄庭坚在宜州常常与黄大临、区叔时、邵彦明等同行同游，这是他与地方士绅、僧道、亲友进行交往的重要方式。黄庭坚在崇宁四年正月频繁出行，与其兄黄大临的来访不无关系。黄大临在崇宁四年二月六日离开后，出游则明显减少。

三、比德与观化：黄庭坚的自然审美观

在《家乘》这一日记形式的私人化、碎片化记录中，可以看出自然审美体验在黄庭坚日常生活中颇有地位，而他对于自然景观的书写也表现出宋代文人独特的自然审美范式。如郭英德所说，宋型文学是一种涂染着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的文学，这种政治化、道德化的倾向向自然审美渗透时，就很容易呈现出对于比德意义的追求。

所谓比德，即“自然物（山水）之所以美，虽然同自然物本身的某些特性有关，但决定的还是在于审美主体把自然物的这些特性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换言之，自然之美成为人的自身品格的映射，对自然事物的审美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转换为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欣赏。比德自然审美观在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和孔子对江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一般被视为“比德”自然审美观的重要例子。而到了宋代，受到文官政治、崇文重道的社会文化特征影响，再加上理学思想的兴起，黄庭坚《濂溪诗序》即推崇理学家周敦颐的“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将人品境界与自然之美等而论之，那么自然欣赏当然或多或少地染上了比德的色彩。

黄庭坚曾在宜州赏梅，并有《虞美人·宜州见梅作》一词：“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岭梅是唐宋时期咏两广的重要典故，白居易《白氏六帖》卷三《草木杂果·梅》：“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意为大庾岭处两广北界，岭上梅花也体现了南北气候的差异。杜甫《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秋水漫湘竹，阴风过岭梅”，苏轼《南乡子·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笑时犹带岭梅香”，辛弃疾《鹧鸪天》“方惊共折津头柳，却喜重寻岭上梅”，元丰四年（1081年），其时苏轼被贬黄州，

黄庭坚作《戏赠南安李柳朝散》，其中说“洞庭归客有佳句，庾岭梅花如小棠”，均是对岭梅这一典故的运用。

宜州独特的物候现象触发了黄庭坚的江南记忆，他把梅花当作江南春信，使其成为连接故土记忆的精神纽带，也以梅花自比，体现出他的精神追求。梅花本就因其傲霜斗雪而被作为高士象征，宜州梅花于冬季里“晓来开遍向南枝”，正可以看做黄庭坚对自身不惧严寒、平静绽放的人格写照。如果说“玉台弄粉花应妒”使人联想到黄庭坚被贬谪是因为才高遭忌，梅花“飘到眉心住”则象征着诗人自身的高洁品格，那么“老尽少年心”就在不尽唏嘘的同时，也折射出岁月消磨下对命运和现实的淡然洒脱，意味着黄庭坚已经完成了对世俗荣辱的超越，实现了精神突围。

比德将个人的道德品质投射于自然物象，使自然物因其某种特性而成为个人品格的载体、象征，五光十色的自然界似乎成为庞大的道德编码系统。但我们还能发现黄庭坚在宜州期间的另一喜好：登山探洞。按《家乘》，崇宁四年正月二十日，黄庭坚“借马从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岭，要叔时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馀，秉烛上下，处处钟乳蟠结，皆成物象。时有润壑，行步差危耳。”二十八日，“从元明游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结成物状。又有泉水清彻，胜南山也。”《游龙水城南帖》亦记载黄庭坚与范信中、欧阳仙夫等人探龙水城南龙隐洞的过程：“烧烛入洞中，石壁皆霑湿，道崖险路绝，相扶将上下。及乃出洞之南，东还卧洞口。”所谓集真洞、北山下洞、北山上洞、龙隐洞，应为宜州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溶洞。而对探洞的喜好，在宋代文人中又极其常见。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记录其与四人拥火以入褒禅山后洞之事，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南宋周必大《泛舟游山录》记叙他在九华山探九顶洞、左史洞、石燕洞等诸洞，在宜兴则“凡宜兴南鄙岩洞搜索殆遍”。对两宋士人来说，游常人所不能游，见常人所不能见，寻探险、远、怪、奇的自然景观本身成了宋人明志的一种方式。他们一则以此满足对自然的好奇心，展示自身的主体性，二则，登山探洞也是一种士人“观化”的途径。

何谓“观化”？这一词语来自《庄子·至乐》：“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指引超越个体的视角观察万物变迁。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宇宙间有大化流行，阴阳相照，四时相代，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正如张载《正蒙·太和》所说：“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既然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大化流行的产物，那么对自然的欣赏也就伴随着对宇宙之道、人生之理的深入认知，观化即体现为对自然规律的洞察、生命与自然关联的思考以及以自然为镜的自我省思。

恰在赴宜州之前，黄庭坚写了《观化十五首》，这一系列诗歌可以作为《家乘》的补充，用以分析黄庭坚的自然审美思想。《观化十五首》中，有一些作品颇显自然天趣或田园风情，如“生涯萧洒似吾庐，人在青山远近居。泉响风摇苍玉佩，月高云插水晶梳。”（其一）又如“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已作小儿拳。试挑野菜炊香饭，便是江南二月天。”（其十一）黄庭坚以山谷道人自号，从这些诗歌亦可见其亲和自然山水、将自我融入自然的林泉之心，展现了对自然万物的深切热爱与细腻观察。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知北游》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而圣人能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样的观念结合宋代理学兴起的风潮，文人观照自然时常常以格物穷理为追求，通过自然欣赏而致真知。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观化十五首》也有一些诗歌所着重表达的并非自然之美，而是理趣。黄庭坚在自然审美中展现出专业鉴赏家的眼光和诗人的审美敏感，但有时也会试图以理性精神观照自然，从观化的视角来超脱万物的表象，追索自然之深秘，这是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性转化，也可以视为当时思潮下格物致知思想的审美投射。比如：“淘沙邂逅得黄金，莫便沙中着意寻。指月向人人不会，清霄印在碧潭心。”（其十四）此诗意趣颇受禅宗影响，也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庄子式的物化思想，即以万物变化为道的显现。薛富兴认为理趣是宋代自然审美的最大特色，“以自然悟人生之道的理趣，是宋代自然审美普遍的审美风尚和宋代自然审美的显著特点”，而这也对黄庭坚在宜州期间登山探洞的自然体验作出解释。

如果说比德自然审美观使黄庭坚把自然风物当作精神寄托的载体和生命意义的代言者，那么把山水之游、万物之情当做体悟大化流行的观化方式，就使自然物象成为哲学思考的载体，增加了自然体验的哲学厚度。从“感物抒情”到“即物穷理”，宋人的自然审美范式发生了理性转向。不过，正如同从黄

庭坚《观化十五首》中多少体现出来的，宋代士人以理节情，试图超越视觉审美体验、探寻事物本真，使他们的自然欣赏有陷入“去感性化”、程式化的风险，弱化了情感的真实性。

四、乡愁与淡泊：黄庭坚的自然审美心态

黄庭坚流寓宜州时期对于自然风物的书写，要结合他的贬谪经历来看待。黄庭坚毕生仕途起起落落，历经“绍圣绍述”、党争冲击而被贬黔州。当他崇宁年间被贬宜州时，秦观已经病逝四年，苏轼亦已去世三年。苏轼去世前数月，黄庭坚尚作《跋子瞻和陶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不意苏轼骤然离世，黄庭坚失去最重要的师友。仅仅三年后，黄庭坚亦步苏轼后尘、被贬至岭南宜州。《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二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一诗中，黄庭坚一边怀念“何况东坡成古丘”，苏轼、秦观“二国士不可复见”，一边感慨“我向湖南更岭南”。

黄庭坚晚年被贬至偏远的岭南，环境闭塞，生活不便，再加上崇宁二年四月诏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文集，九月时第二次于各地设元祐党籍碑，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均被列为奸党，黄庭坚政治生命、社会生命极度萎缩，精神遭到严重打击，心态颇为孤愤沉郁。他在作于宜州的《答许觉之惠桂花椰子茶盏二首》感慨说“万事相寻荣与衰，故人别来鬓成丝”，“故人相见各贫病，且可烹茶当酒肴”，可见其情绪较为低沉。更何况此时他身体状况不佳，崇宁四年正月二十日，“累日苦心悸”，四月十五日，“予病暴下，不能兴”，至二十四日，“大腑始和”。年过花甲的黄庭坚面对边地荒凉、政治绝境与沉疴病体，思念家乡、希望北归也是常情。按范寥在《宜州家乘》序言中的记录，黄庭坚曾说，“他日北归，当以此（《家乘》）奉遗。”可见他仍期待离开宜州返回故土。他在《予去岁在长沙数与处度元实相从把酒自过岭来不复有此乐感叹之余戏成一绝》中说：“玄霜捣尽音尘绝，去作湖南万里春。想见山川佳绝地，落花飞絮转愁人。”该诗可能作于被贬岭南途中或抵达宜州之后，回忆在长沙与友人欢聚的时光，表达对岭南“不复有此乐”的惆怅，也暗含着对北归的期盼。在这样的心态下，黄庭坚的诗词作品中往往借自然书写寄托北归之心。他在《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写道：“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人愁处。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年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暮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上阙以云烟遮路、鸿雁北归之景，抒发北还不得与怀愁思乡的悲凉，鸟鸣则强化了流寓他乡的愁绪。末句“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化用王勃《滕王阁序》“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之句，王维要表达的则是“物换星移几度秋”“槛外长江空自流”的慨叹，黄庭坚则以此暗示自身在沉郁之中的豁达心怀。又按《家乘》，崇宁四年二月六日，黄庭坚送别兄长黄大临时“与诸人饮饯元明于十八里津”。此时他作《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一诗：“霜须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酝觞。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搅枯肠。”在“别夜不眠”的离别惆怅中，在“千林风雨”和“万里云天”之下，黄庭坚表达了对明月湾、永思堂等故乡景物的思念。以自然意象放大被贬岭南的离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代柳宗元在柳州时作《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在抒发人生离散之愁、不得归乡之痛上，唐宋两代被贬岭南的文人以诗文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

但北归之心及不得北归带来的愁闷并非黄庭坚流寓岭南期间的主要情感状态。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经在苏轼仕途顺风顺水时以《双井茶送子瞻》“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劝告之，提醒他居安思危，勿忘黄州贬谪之事。宋代此起彼伏的竞争风波中，诸多名士都被席卷在内，有苏轼遭际在前，黄庭坚对于被贬应当有着心理准备。在人生品格和审美态度上，苏轼和黄庭坚之间颇有共鸣。如果说苏轼通过被贬黄州时创作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篇章构建出超旷自适的审美心态，那么黄庭坚在《家乘》等宜州作品中就表现出平实萧散之风。苏轼心思旷达，被贬黄州时，感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黄庭坚性情淡泊，当初被贬至戎州，《宋史·黄庭坚传》称其“不以迁谪介意”。被贬至宜州后，范寥在《家乘》序言中说“可以见先生虽迁谪处忧患，而未尝戚戚也”。从他在宜州期间的《题自书卷后》《游龙水城南帖》等作品中也能看出平和坚韧的一面。游龙隐洞后，黄庭坚与友人“东还卧洞口，佃夫抱琴作贺”，这是何等萧散，颇有陶渊明之风。崇宁二年十一月时，他在宜州的居所“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相比他的前半生，可以说不堪到了极点。而他却表示“家本农耕”，“田中庐舍如是”，因此坦然接受。他还将此居处命名为“喧寂斋”，喧者自喧，寂者自寂，甚至外在环境的喧闹反衬出内心世界的寂，有“心远地自偏”之意。陆游《老学庵笔记》记录说，北宋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黄庭坚在宜州南楼病逝，临终前，

“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九月的岭南，天气微凉，小醉之后，体会天地辽阔与和风细雨，感受人与自然的浑融之美，乃是人生一大乐事。此时，黄庭坚表现出超越功利的自由心境与对宇宙本体的直观体悟。他在“散”的姿态中坚守“雅”的品格，在“散”的疏放中寄托“逸”的情怀，艺术理想与生命境界于这场秋雨中实现了统一。

乡愁与淡泊两种情怀并非冲突。正如同黄庭坚在《南乡子·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边是“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的释然，一边是“白发簪花不解愁”的惆怅。就黄庭坚的自然审美心态而言，乡愁是现实的情感体验，淡泊是长期的精神追求。乡愁使黄庭坚的自然书写饱含对土地、家园的深情眷恋，淡泊使他的自然书写与个人品格相统一，二者的结合共同造就了黄庭坚复杂的、立体的自然审美体验。

五、结语

刘悦笛在《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中表示，“早在魏晋时代，中国就有了对自然美的大发现，大自然成了中国古人的审美追求对象”，而宋代“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环境宽松，士大夫悠游自在，培养了极高的审美素养”，理所当然地成为士人们发现自然美、欣赏自然美的高峰时期。黄庭坚这样的宋代士人在山水自然中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甚至以此感悟大化流行，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了。黄庭坚在宜州的实践，正是宋代士人自然审美观在逆境中的生动践行与鲜明彰显，其以自然书写为载体，将审美意识融入日常栖居，最终实现了精神世界的安顿与超越，清晰印证了宋代自然审美的精致化特质。

通过自然审美，黄庭坚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之外获得了意义充盈的生命空间。元丰五年（1082），当时苏轼尚被贬黄州，三十多岁的黄庭坚在登上快阁、畅目抒怀时，感叹于“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在宏阔的天地、山水之中，表达了超脱世俗羁绊、寄情自然之阔大与澄明的旷达胸怀。二十余年后的黄庭坚遭逢贬谪，其《家乘》中淡化、摆脱了政治失意所带来的消沉，坚持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化，代表了北宋文人在逆境中构建精神家园的独特智慧。《家乘》及相关创作所记录的，既是一位文人对自然之美的执着追寻，更是其以审美为锚点，在困窘中坚守精神自由的生命轨迹，为后世昭示了自然审美对于个体精神安顿的永恒价值，也彰显了宋代士人自然审美观“以美栖居”的深刻内核。

参考文献

- 韩晖. (2017). 山谷宜州诗文注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庭坚. (2022). 山谷题跋.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郭英德. (2003). 光风霁月: 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 求索, (03), 174 – 180, 206.
- 刘悦笛. (2021).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陆游. (1979). 老学庵笔记. 北京: 中华书局.
- 薛富兴. (2006). 宋代自然审美述略.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91 – 96.
- 叶朗. (1985). 中国美学史大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曾枣庄, 刘琳(主编). (2006). 全宋文(264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周维权. (1999). 中国古典园林史.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脱脱等. (1985).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作者介绍

魏攀，硕士，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声明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代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2023WTSCX141）阶段性成果；2025年广东省写作学会一般课题（GDXZ2025-08）“唐宋时期岭南流寓文人的在地书写”成果。